

青少年版音乐家传记

海顿传

宫廷乐师

〔法〕米歇尔·奥纳凯著 罗仁携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青少年版音乐家传记

海顿传

宫廷乐师

(法) 米歇尔·奥纳凯 著 罗仁携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oseph Haydn
ou
LE MUSICIEN DES PRINCES
Michel Honaker.
©RAGEOT – ÉDITEUR – PARIS, 1997.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青 少 年 版 音 乐 家 传 记

书 名 **海顿传(宫廷乐师)**
作 者 (法)米歇尔·奥纳凯
译 者 罗仁携
责任编辑 康曼敏
装帧设计 罗 丹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4
字 数 8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404 - 2432 - x/I·1820
定 价 11.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罗洛的小调皮鬼	1
城市之鼠，乡间之鼠	15
圣艾蒂安学院	28
街头音乐家	42
偶 遇	56
波尔波拉的仆人	78
海顿先生的烦恼	94
我们的海顿老爹	108
匈牙利的凡尔赛	120
自由的瞬间	137
高额头的小个子男人	148
伦敦之行	170
创世纪	191
小 传	212
革新者海顿	215
作曲家海顿	217



罗洛^①的小调皮鬼

1738 年 罗洛

约瑟夫在一座小山顶上气吁吁地停了下来。从这儿，可以俯视到老安德烈亚斯的农场。沿着小路，他穿过了一片沐浴在习习南风中的麦地。此时此刻，能停下来歇口气，能让目光穿越这片在薄雾中显得

① 罗洛，奥地利的一个小地名。



更加柔美的匈牙利平原，投向对面的布尔让朗山脉^①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这时，约瑟夫还在回味着前天夜里父亲所津津乐道的那些往事。这片被激烈争夺过的土地曾无数次地遭受了可怕的匈牙利游牧民族的践踏，也曾目睹了为推翻奥地利政权而爆发的反叛。托马斯·海顿祖父的农场也曾饱受战火的肆虐之苦，但老祖父只会表现出无力的愤怒，他紧紧抓住帽沿，诅咒着人类的疯狂。但只要叛乱者一离开，他又会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在厄运的打击下仍坚持劳作的人们一样，毫不气馁并凭着一种不懈的顽强，用双手重建家园，播种新的希望。

这个古老的故事使小调皮鬼感到很得意。

“瞧海顿这一家子，”他自言自语道，“就是这么的纯朴、顽强！”

^① 布尔让朗山脉，奥地利东南部的山脉。

约瑟夫从山坡上跑了下来，直奔老安德烈亚斯的谷仓。那是一个他不大瞧得起的迟钝而迷信的农民。因而，他从来不会放过一次去惊吓老安德烈亚斯的家禽和奶牛的机会。这次，当溜进被分隔开的木棚时，他寻思着还能想出个什么办法来。从六岁那年起就从未缺少过鬼点子的他，跳到了麦秆堆上，四处打着滚。这时，他发现了一处可供思考问题的好场所。

他把手压在脖子后面，嘴角叼一段细枝，开始动脑筋了。



“怎么了，安德烈亚斯，你像是疯了！”

“不错，我是疯了，但那又算什么？”

“你被魔鬼缠住了吗？”

“魔鬼！魔鬼！你们笑得真是轻松，我的天哪！确实是魔鬼闯进了我的家门了，是的，确实如此！”这位老农用衣袖的翻口擦



了擦额头以缓过气来。他的讲话并非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在他还未来得及戴上帽子时，就有一大群人围了过来，这促使他更快速地陈述他的遭遇。在村子的禾场上，在大白天里谈神论鬼！看来要引起一种强烈的不安并非什么难事。

“不可能！”一位大嫂双手叉着腰，叫嚷道，“安德烈亚斯，你简直是疯了！”

“我疯了？”老农民反驳道，“不是我疯了！我只说了我必须说的。居然从家里头传来还呆在草地上的母牛的声音！如果不是魔鬼使它分身，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嗯？”

“分身？哈哈！了不起！”

“分身和着魔！”

“镇静点！镇静点！安德烈亚斯！”一位神父竭力安慰他，“我们还是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安德烈亚斯老爹在前面开路。他并不乐意让神父跟在他的后面，因为他领着的



是一支货真价实的仪仗队。惊愕的村民丢下了手中的铲子，妇女们扔下了待洗的衣服，整个村庄里的人都跑来加入了这支奇异的队伍。一些再离奇不过的谣言四下里传开了。

“我们看到一些牲畜被施了魔法。”有人说道，“你还记得去年弗朗兹家的那条狗吗？”

“还有昂塞尔家的那匹马……就像陀螺一样自个儿不停地打转。”

“废话说够了吧！”神父用一种不容分辩的口吻喝道。

农场就在眼前，村民们走近栅栏时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之中。正在草地上反刍着青草的母牛用一种蔑视一切的眼神望着人群。

“你的母牛在那儿！”神父喊道。

“我当然知道！可我只有一头！现在请你们仔细听听，并说说到底听到了些什么。”

站在紧闭着的大门外的人们突然听到



从马厩里传来很特别的牛叫声以及牛蹄敲打石子路面的声音。

“母牛到底是怎样进入一间关闭着的马厩的呢？我指的是它怎么能分身的。既然我能从上千头牛中把它辨认出来，我就敢肯定这正是它的声音。现在只能说是撒旦溜进了我的马厩了！”

神父很厌烦地盯着这位老好人。

“你当真以为魔鬼会浪费时间来开这种玩笑吗？快打开门吧！”

“把门打开？在你去取圣水和十字架来了之后再打开吗？”

“现在就打开！否则你自己去和魔鬼解决吧！”教士已忍无可忍了，威胁他道。

这位老农战战兢兢地走向大门口，惊恐地在胸前画着十字，鼓足了勇气才伸出手来去开门。门一打开，他就急急忙忙地躲到一旁去了。一些最大胆的村民小心翼翼地伸长了脖子……发现的却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小淘气鬼。小淘气鬼四肢着地，脖

子上挂着铃铛，手伸进木鞋，正使劲地摇晃着脑袋，使劲地学牛叫。他太专心了，以致连门口拥挤的人群都没有觉察到。

突然，他瞥见了投映在地上的人影，吃了一惊。

“咯噜！”他发出了一声哽噎的声音。

神父走过来揪住他的耳朵，说道：

“塞佩尔^①！我的孩子，这次就够你受的了……”

“哎，哎！”

“居然如此惊吓这位可怜的人！”

“这不是我的错！谁叫他自己有那么笨呢？”

唱诗班中那群快乐的男孩们拉住了这位玩笑大王的衣袖。

“噢，塞佩尔，快点，再学一次牛叫吧，好好地叫一声看看。”

约瑟夫再次叫了起来，他那逼真的叫

① 塞佩尔，约瑟夫的呢称。



声使得在场的人都捧腹大笑。当然，安德烈亚斯老爹除外。这时，他都快气疯了，只想要狠狠地揍约瑟夫一顿。

约瑟夫感到形势不对，挣脱了神父的手，拔腿便跑。他溜得真是太快了，没有一个人能追得上他。



车匠马蒂亚斯·海顿^①家简陋的房子就坐落在距莱塔河大桥不远的路旁。他因勇敢、能吃苦耐劳而颇受村民好评，但家里却生活拮据。他娶了安娜·玛丽亚^②为妻，她是当地一位小贵族家的厨师，生性善良。她已生了至少有十一个孩子，但却只养活了一半，这在当时那些贫穷的家庭里是很寻常的事。

① 马蒂亚斯·海顿，约瑟夫的父亲。

② 安娜·玛丽亚，约瑟夫的母亲。

马蒂亚斯整个早上都在给耕马钉蹄铁，为一辆马车修理车轴。他在院中的水槽里洗了洗手，突然瞥见约瑟夫从门口偷偷地溜了进来。一直以来，车匠都是个恪守原则的人。

“塞佩尔，都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了？究竟又干了些什么好事啊？裤子全都弄脏了……衬衣上居然还沾着牛粪，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到底钻到哪里去了？”

约瑟夫在父亲的逼视下，觉得自己矮了一截。

“我摔了一跤。”

“那你怎么不干脆呆在安德烈亚斯家算了呢？”

“安德烈亚斯？我！嗯……”

“别再白费心思了，你搞的那些鬼名堂人家都告诉我了。”

马蒂亚斯拧住儿子的耳朵，把他扯进屋里。约瑟夫用哀求的眼神望着刚刚出现在门口的母亲。这时，她腰间还系着围



裙，头上还裹着头巾。为了应付妻子的询问，马蒂亚斯威胁性地扬起了手。

“你真让我受够了！在赢得这次新的功勋之后，你可以想象村里的人将会怎样抱怨你了。谁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难道他们还会像过去那样放任你这样做吗？快去洗掉你身上的污泥吧，约翰^① 表兄要来咱们家吃中饭。”

约瑟夫马上跑开了，暗自庆幸能如此轻松地了事。



约翰·弗兰克表兄的每次造访都会使他们受益良多。为了表示敬意，海顿一家拿出了他们的绣花桌布和最好的餐具；安娜·玛丽亚准备了一顿比平时要丰富得多

① 约翰·弗兰克，约瑟夫的表兄，也是约瑟夫的启蒙老师。

的饭菜。约翰表兄的食量很大，吃完后退了退椅子，轻轻地拍了拍肚皮，并极力称赞了一番安娜精湛的厨艺，就像一些有关吃喝的故事中那些贪吃的人一样。另外，他身上散发出一股令约瑟夫很厌恶的气味。他是相邻的安布镇的一名教师，学校里的老师哩！当然这只是他的惟一头衔。

“你们所关心的，是烧菜的技艺，”约翰说道，“而我所关注的却是艺术的科学，现在轮到我款待各位了，但用的却是歌曲。我会弹奏各种新歌，马蒂亚斯，朋友，去把竖琴拿来吧！”

这位车匠在满师后为师傅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曾热衷于这种用纤纤手指弹奏的普通乐器。在他把竖琴放在两膝上之后，儿子约瑟夫并没有跟随兄弟姐妹们出去玩，而是硬从桌子下拔出两块小木板，并冬冬地敲了起来。

“我来为你伴奏！”

每个人都互相配合着，客厅里立即回



荡着这位小男孩优美而嘹亮的歌声。这些歌曲时而滑稽可笑，时而忧郁低沉，却很有节奏感。

“相信我，马蒂亚斯，”约翰在等大家都唱得尽兴之后说道，“这小家伙有一副好嗓子，多么嘹亮的嗓音啊！你想过他可能会成为歌唱家吗？现在，大家都在为办祭礼寻找这种人才，你应该相信我，我可以把他放到安布镇的儿童唱诗训练班去，在那里，我会亲自教他。”

“但他已经入学了……”安娜·玛丽亚提醒道。

“这没多大关系。噢，我并不想令你们为难，但他确实需要接受一种严格的训练。”

“歌唱家……”父亲考虑道，“也就是说……但我们已经规划好了塞佩尔的未来……是吧，亲爱的？”

安娜·玛丽亚点了点头。

“事实上……我们曾打算把他送到修会学校去学习。”